

“二二八事件”伤亡人数的推测

褚静涛

关于1947年台湾“二二八事件”伤亡人数，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几百人”到“十几万”不等，虽事隔50余年，相关史料及论著洋洋大观，迄今无一定论。笔者不揣浅陋，拟从各方统计资料入手，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对“二二八事件”伤亡人数再作一番考证与推测，以求得较为客观公正的结论。不当之处，尚祈批评指正。

一 “二二八事件”伤亡人数的统计与研究概况

由于立场、环境等的不同，有关各方对“二二八事件”伤亡人数的看法相去甚远。笔者就50多年来，各大不同时期，具有较大影响的统计、估测数字及研究概况作一简要述评。

（一）“二二八事件”时各方的统计

1. 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及国民党高层

1947年3月30日，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统计：“台北市各机关公私损失调查，截至3月22日之统计，公教人员共死亡者33人，受伤者866人，失踪者7人。……人民之伤亡损失……至3月22日台北市之统计，共死亡者7人，受伤者44人，失踪

者1人。”^①

4月7日，白崇禧在南京提出：“据台湾警备总司令部报告，调查结果，计军警人员死亡官佐14人，士兵74人，受伤官佐108人，士兵218人，生死不明者官佐2人，士兵24人，共计伤亡及生死不明官兵440人。县市公教人员及暴动人民死亡者304人，受伤者1556人，共计伤亡1860人，此项数字系截至3月31日为止。”^②

4月9日，随白崇禧赴台处理“二二八”善后事宜的国民党监察委员丘念台提出：“据台北市市长估计，全台约在2000以上，而近夜有军警戒严，日有军警清乡，秘密捕去士绅不知数。”^③

4月16日，杨亮功、何汉文提出：“至人民之损失，据查仅死伤52人……然实际上或因参加暴动或为误殴杀而死伤者当远在统计数字之上也。”基隆市，“据基隆市政府及要塞司令部之报告，共计死伤军警及公务人员153人，民众及暴徒死伤103人”。新竹市，“据该市政府报告，公务员死伤者14人，人民及暴徒死伤者约30人”。台中市，“据市政府报告计死伤公务员56人，民众16人，暴民34人”。彰化市，“据该市政府报告，共伤公务员7人”。嘉义市，“5日，进攻飞机场，暴民死伤300余人。……其死伤人数除战斗死伤之暴民不计外，据市政府报告，计死伤人民188人，公务员69名，正式枪决之暴动人犯计有陈复志等20名”。台南市，“据市政府报告，计死伤公务员48人”。高雄市，“要塞司令彭孟缉乃将暴徒涂光明等扣留枪决，以武力攻入市区及暴徒大本营，毙暴徒200余人，捕获1200人（包括凤

- ① 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撰《台湾省二二八事件调查报告纪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第361页。
- ② 《白崇禧报告事变起因及善后措施》，邓孔昭编《二二八事件资料集》，台北，稻乡出版社，1991，第366页。
- ③ 《丘念台报告》，《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第804页。

山、屏东)。……据市政府报告，计死伤公务员 39 人，民众死伤 147 人”。屏东市，“计事变中死伤公务员及人民 33 人，至暴徒死伤则尚未查悉”。台北县，“计公务员受伤者 5 人”。新竹县，“公务员被殴伤者甚多”。台中县，“计外籍公务员被殴伤者 26 人”。台南县，“毙暴民 60 余人……公务员被伤 8 人”。高雄县，“死伤计公务员 11 人”。花莲县，“据该县县政府报告，公务人员被殴伤者 4 人”。台东县，“公务员伤者 19 人”。澎湖县，“无若何乱事发生”。^①

1947 年 10 月，台湾省警备司令部关于“二二八事件”的总结报告统计则为：“击毙 44 人，俘获 595 人，自新 3023 人。”^②

笔者认为，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有关“二二八事件”伤亡人数的统计系第一手资料，也是统计学上的统计。从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的切身利益及立场评估该数字，我们有理由相信，有关大陆军公教人员的伤亡数字不至于过分夸大或缩小，较为可信。从陈仪等人有意控制事件的影响、对台胞伤亡人数的疏漏、士兵误杀台胞等来看，台胞的伤亡人数，则极有可能被大大缩小。而白崇禧、丘念台、杨亮功及何汉文的想法，颇值得重视。白崇禧与陈仪等人不属于同一派系，不必要过分偏袒陈仪等人。丘念台系著名台籍爱国人士丘逢甲之后，对国民党在台湾的腐败多番指责，曾请求国民党高层大赦被捕台胞。据此，台胞伤亡在 2000 人以上应较为可信。

2. 持中间立场的新闻记者

亲历“二二八事件”的中国新闻记者唐贤龙持论较为谨慎：“据我调查所知，即台北市一地，外省籍公教人员即死亡 33

① 《杨亮功、何汉文关于台湾二二八事件调查报告及善后办法建议案》，《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第 265~273 页。

② 台湾省警备司令部编《事变记事》，第 34 页。转引自“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小组著《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第 261 页。

名, 受伤 876 名, 失踪 7 名。非公教人员死亡 70 余名, 受伤 76 名, 失踪 21 名。自国军开到以后, 当我 3 月 12 日至台北城中巡礼时, 我即在街头巷尾, 看到 60 余具的台胞尸体, 无人收殓, 其他各县市应当亦死亡不少。惜我无法往各处调查, 故不能获得一确实数字。”^① 唐贤龙关于“二二八事件”的描述较为客观公正, 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台北市遇难台胞的感性认知, 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侧面来否定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统计数字的可靠性。

3. 旅外台胞

台湾旅京沪七团体《关于台湾事件报告书》提出: “自 8 日至 16 日, 台胞被屠杀之初步估计以高雄为最多, 约 3000 人, 基隆台北次之, 各约 2000 余人, 嘉义 1000 余人, 淡水 1000 人, 新竹、桃园、台中、台南、苗栗其他各地一二百人不等, 总数在 10000 以上, 连重轻伤者计之, 至少在 30000 以上。”^② 几日后, 台湾旅京沪七团体致函于右任时提出被杀的台胞“为数在 50000 人以上”^③。陈碧笙等人来去匆匆, 难以在岛内作详细调查。笔者认为, 他们为了替死难的同胞报仇伸冤, 因此十分强调事件的严重后果以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对于该数字, 应理解为有很多很多台胞被杀害, 而不是指某一个特定的数字。

4. 中共方面

中国共产党坚决支持台湾人民争取民主自治的斗争。中共地下党员胡允恭认为: “据私人统计只台北市被杀的约有 2000 余人, 被捕的也有千余人, 大半不知下落, 其他各县市, 大致相等, 据熟悉此次事变经过的统计: 此次各县市被枪杀伤的人, 和战斗死伤的, 约七八千人, 捕去无下落的约五六千人。加上外省

① 唐贤龙撰《台湾事变内幕记》,《二二八事件资料集》,第 102 页。

② 《台湾旅京沪七团体关于台湾事件报告书》,《二二八事件资料集》,第 325 页。

③ 《台湾旅京沪七团体请愿代表团为速行妥处台湾善后事致于右任呈》,《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第 799 页。

人被台人打死打伤约四五千人，共一万七八千人。”^① 胡允恭当时在陈仪身边工作，自不可能赴各地详细调查。根据目前已公布的资料可知，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无内部统计数字。因此，胡允恭关于伤亡人数的看法应属于他自己的估测。

5. 美国方面

当时为美国驻台北副领事的柯乔治认为：“我们或许永远不会得到随后岁月中的正确的生命损失数目，各方都夸大它的损失以使对方处于最坏的境地。我们必须假定有数百具尸体一直没有被找到或辨认，但是照所有的声称和由外国人从全岛各地带来的证数看来，我们可以获得一个大概数目，大陆人声称在当时有30名至100人以上的中国大陆人被杀害，但是在3月初，很多人受殴打但并未受重伤。台湾的流亡领袖，控诉在3月里有10000人以上被屠杀，我必须假定不会少于5000，并且我有接受那较高数目的倾向，假如我们加上自1947年3月以来经因参与事件为藉口而逮捕及处死的数千人，这数目可能达及经常由台湾作者所说的20000人。”^② 柯乔治对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竭尽丑化污蔑之能事，以证明“台独”或由美国“托管”的正当，但在台胞伤亡人数的估计方面，尚未过分夸张。

（二）国共隔海武装对峙阶段各方的看法

1. 蒋氏父子为首的国民党当局

蒋介石集团退据台湾后，推行高压统治。在大陆、日本等地的台胞每年定期集会纪念“二二八”。1961年，丘念台低调回应：“一项不可靠的传说，就是地方当局透露：外省籍同胞被暴

① 张琴（胡允恭）撰《台湾真像》，《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第161~162页。

② 柯乔治著《被出卖的台湾》，陈荣成译，台北，观点丛书第3辑，1980年代后期，第264页。

1950年后丘念台进入国民党决策层，为国民党中常委。

民杀死几千人；而民间却说事变其中，台民死伤近万，根据我的调查访问，双方实际伤亡数字，不及上列传说的十分之一，乃至不及百分之几。他们为什么要夸说死亡数字呢？难道死多了人就成为有理的一方？这种故作夸大的作法，大概是乱世变态心理的表现吧！我认为最不幸的是：自从二二八变乱过后，那些无耻而忘本的‘独立派’匪棍，就利用它作离间台胞与外省同胞的感情，海内外的台省同胞，难免有些人误听邪说，中其奸计的。”^①丘念台的这番看法，在岛内引起不小的震动。以他的成长背景与经历，不至于过分偏向任何一方。但也有台湾学者指其意在淡化“二二八事件”，为国民党开脱罪责。

2. 海外“台独”人士

“二二八事件”后，一部分反对国民党在台湾独裁统治的台胞开始追求“台独”。王育德认为：“一般民众被杀伤的正确的人数到现在还是一个谜，据说有1万人到数万人之多。”^②彭明敏认为“在这数周内，死了多少台湾人，没有人知道。但一般估计是在1万到2万之间。”^③史明的推测最大胆：“台湾人所牺牲的父亲、兄弟、丈夫、儿子等，一律以‘罪人’论断，并且，这些牺牲者大部分如入深渊连尸身都找不到，据官方所发表，在1953年的台湾人口之中，被认为‘行踪不明’而从户籍上被削除者达10余万人，无疑的，其中的绝大多数就是在二二八起义时被杀害的牺牲者。”^④“台独”人士纪念“二二八”死难同胞，

① 丘念台著《岭海微风》，闽台通讯社编《二二八事件——台湾人的噩梦》，约1988年，第377页。

② 王育德著《台湾——苦闷的历史》（汉文版），自立晚报社文化出版部，1993，第161页。

③ 彭明敏著《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忆录》（汉文版），台北，台湾文艺出版社，1987，第65页。

④ 史明著《台湾人四百年史》（汉文版），台北，自由时代周刊社，1980，第792页。

本无可厚非，问题是借此挑起台湾本省人与外省人的严重对立，诉诸“台独”，九泉下的台胞有知，也会死不瞑目。

3. 大陆有关方面

亲身经历“二二八事件”的杨克煌提出：“蒋介石集团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内，屠杀了30000多人民。”^①参加“二二八”的其他台胞撰写的回忆文章也基本上沿用了这一看法。

1962年，何汉文回忆与杨亮功调查“二二八事件”经过：“被屠杀得最惨的是台北、高雄、基隆、台中、嘉义、屏东等处，据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对我说：‘从3月2日到13日，高雄市在武装暴动中被击毙的暴民，初步估计，大约在2500人以上。’据基隆要塞司令史宏熹说：‘基隆大约死了1000人左右。’台中、嘉义的起义人民和军警战斗了3天，据台中市长黄克立、嘉义市长陈东生的报告，单在市区郊收埋的尸首，在台中有800多具，嘉义有700多具。……所以总计台湾同胞在这次起义中死亡的，最少有七八千人，连同受伤的，估计当在10000人以上”^②。

1949年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大陆关于“二二八事件”的介绍基本上取材于杨克煌等人的著作，并未从学术角度来探讨台胞的伤亡人数。何汉文的回忆因受时代的限制，不免有所顾忌，与在台湾的杨亮功先生的回忆相去甚远。

4. 海外有关方面

1950年3月20日，顾维钧在美国向台籍人士柯台山一行求证关于“二二八事件”的若干问题。柯台山认为，“有几种说法把数字夸大了，但他相信约有3500人丧命。在座的唐上校说，他从当时在场指挥军队的他的一个学生获悉，约有500人当场毙

① 杨克煌著《台湾人民民族解放斗争小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第208页。

② 何汉文撰《台湾二二八起义见闻纪略》，湖南省政协编《湖南文史资料选辑》修订合编本第2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第149~150页。

命,有4000人逃到山上躲起来,其中有许多人悄悄溜回家中,没有人管了。遭到逮捕监禁的人中约有1500名被处决,其余都获释。因此,他认为总数为2000~2500比较接近实际。他还说从大陆去的人遭台湾人杀害的约有150人。”^①

前台湾省政府主席吴国桢移居美国后回忆,“当我后来任省主席时,才得知整个恐怖镇压的情况,被杀的台湾人总数,我断定在1.1万到1.3万人之间。”^②吴国桢于1949年春赴台,同年底出任台湾省政府主席,他的判断应为依据别人的估测等得来。

鉴于海外“台独”分子在台胞伤亡人数问题上大做文章,引起一些持中间立场人士的不满。亲历“二二八事件”的新闻记者王康在美国认为:“反国府报刊则说死伤20000人。据我个人凭当时情形估计,可能在2000~3000人。”^③

(三) 海峡两岸关系缓和后各方的看法

1. 台湾当局

1988年李登辉上台后,顺应岛内外强烈要求平反“二二八事件”的呼声,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展开对“二二八事件”的重新调查工作。1992年2月,台湾当局完成《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关于台胞的伤亡人数:

北部地区,台北市,死伤1000人左右。台北县30人左右(一说300人)。新竹县30人左右。

中部地区,台中市,30人左右。台中县,1人。彰化县,2人。南投县,100人左右。云林县,100人左右。苗栗县,无死亡人数。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七分册),北京,中华书局,1988,第631页。

② [美]裴斐、韦慕庭编《从上海市长到“台湾省主席”——吴国桢口述回忆》,吴修垣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第106页。

③ 王康撰《二二八事变亲历记》,《二二八事件——台湾人的噩梦》,第336页。

南部地区，嘉义市，400人左右。台南县，5人。高雄县市，600人左右或2500人左右。屏东县市，500人以内。澎湖县，无死亡。

东部地区，基隆地区，1000人左右。宜兰县，40人左右。花东地区，20人左右。

该报告由赖泽涵主笔，并未有确切的伤亡人数，持论较客观，为当时岛内各方大致能接受。^①

1999年5月，李登辉出版《台湾的主张》：“3月8日，大约13000名的增援部队，由基隆登陆，开始大肆搜捕、杀害台籍人士和运动领导人，而逮捕与屠杀的对象更逐渐扩大，特别是被认为可能与国民党作对的知识分子，几乎无一幸免，都被列入镇压的对象。……据估计，台湾在白色恐怖下的牺牲者，或许超过30000人。”^②李登辉信誓旦旦该书的每一个字都经他认真推敲，但他并未确定“二二八”时台胞的伤亡人数，只是笼统指“白色恐怖时代”（1945~1987年）台胞的牺牲数字。

2. 国民党大陆籍人士

伴随着李登辉等人平反“二二八事件”，曾参与镇压台胞的国民党大陆籍军政要人压力愈来愈大。1989年7月，“二二八事件”当事人之一的柯远芬撰文：“‘台湾二二八事变’并无激烈的战斗，只有零星的暴徒袭击宪警小单位，更重要的事实，系当时治安兵力只有宪兵2个营和基隆、高雄两个要塞的守备队，兵力非常单薄。比较激烈的是暴徒袭击基隆和高雄两要塞司令部、与3月9日晚台北市暴徒袭击军政机关，但历时均甚短暂。再者暴徒无编组，亦无后勤支援，故多为零星的成群结队，最大的单位亦只有千人以上，大多为百数十人一队，并无激烈的战斗，亦不会有严重的伤亡人数，至外省人的伤亡人数，则多在最初数日，

① “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小组著《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第261~363页。

② 李登辉著《台湾的主张》，《中国时报》1999年5月17日。

于暴动开始时之最初伤亡为多,后来外省人多不敢外出,并逃避于乡间亲友及台胞家中,伤亡数字自也不若传闻之动人了。因此,根据以上的论据,与实际情况的分析,我对于警备总部的伤亡统计资料,仍深信不疑。兹附记前台湾警备总部所发布的全省军民伤亡人数:官佐死亡16人,受伤135人,失踪3人;士兵死亡74人,受伤262人,失踪者37人;公教人员(含警察)死亡74人,受伤1351人,失踪者8人(外省平民无统计);暴徒死亡244人,受伤383人,失踪者24人;总计死亡408人,受伤2131人,失踪72人。”^①原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也称台胞的伤亡人数不如外界传闻的那么多。本着兼听则明的原则,我们也不应对他们的意见置之不理。

3. 台湾本省籍同胞

小说家李乔根据有关资料及其多年从事田野调查,由多数人的口述、著述推断:“全岛死亡人数‘大约’18000人为‘最可能的数目’。就近越来越多的资料显示——‘二二八’中对仗中死亡、依‘法’判刑枪决、偶然随机杀害、集体杀害等之总人数在20000人左右当是相当接近事实之数目。”^②

台湾著名“二二八”问题专家赖泽涵认为:“在资料收集,常有情绪性和两极化的现象,此亦是学术研究应该避免的。反国民党者,主要在夸张二二八的屠杀人数,而防卫国民党者,就将此事淡化……为了使研究较客观,我个人大概坚守两个基本原则,非学术性的不记录,没有证据的不写。……伤亡人数可用‘数以千计’来形容。”^③

① 柯远芬撰《台湾二二八事变之真像》,台北,近代史研究所编《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一),第35~36页。

② 李乔撰《台湾二二八研究之片段》,二二八民间研究小组等编《二二八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台湾,自立晚报文化出版部,1992,第218页。

③ 赖泽涵撰《陈仪和二二八事件》,张炎宪主编《历史文化与台湾》(三),台北,台湾风物杂志社,1991,第241~242、248页。

伴随着台湾政权的本土化，一些台籍人士在“二二八”问题上大做文章，关于遇难同胞的研究，夹杂着许多复杂的因素，民进党、“建国党”一些人士的做法完全超出了应有的学术规范。

4. 大陆有关方面

随着海峡两岸关系的缓和与交流的开展，陈孔立主编的《台湾历史纲要》持较谨慎的态度：“在事件过程中，许多台湾知名人士和大批民众被杀，死亡人数至少有几千人。与此同时，还有不少人被逮捕或失踪，或逃亡。”^①这种表述已与过去的提法有了不小的修正。

5. 美方有关研究

美国史坦福大学中国问题专家马若孟（Ramon H. Myers）教授认为：“吾人曾详细检阅所有不同来源所刊之估算数字，以设法确定伤亡和确知死亡的实际数字。由于二二八事件已经被视作神话，因此尝试为其估算伤亡数字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结果从最低的 1000 人到最高的 10 万人不等。笔者不愿在此浪费宝贵的时间来逐一比对估算数字并对其质疑，只能表示吾人已选择得自官方来源引用的伤亡（限于死者和伤者）概括数字，大约在 6000 人左右。这个数字之中或许有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是代表实际死亡的人数。如果这些估算数字几近乎正确的话，对于一场为时二个半月，又无特定打杀对象的暴动、镇压和恐怖统治而言，算是一个极高的数字。”^②

赖泽涵、马若孟、魏蕯耗时近 8 年，于 1991 年在斯坦福大学完成“A Tragic Beginning: The Taiwan Uprising of February 28, 1947”，估计外省人“伤亡的人数至少是 1300 人……被杀的外省人和台湾人

^① 陈孔立主编《台湾历史纲要》，北京，九州图书出版社，1996，第 430 页。

^② 马若孟(Ramon H. Myers)撰“Grievance, Social Tensions and Social Violence: October 15, 1946 - May 15, 1947”，陈俐甫、夏荣和译，收于夏荣和等编译《台湾·中国·二二八》，台北，稻乡出版社，1992，第 164 - 165 页。

总数可能多达 8000 人”^①。马若孟等人从学术的角度来探讨台胞的死伤人数，力求言之有据。倾向“台独”的人士则认为他们得出的数字大大低估了，可能是拿了国民党的研究经费。

二 大陆籍民众伤亡人数

在“二二八事件”中，大陆籍同胞也有不少人遇害。虽然一些回忆文章和论著曾刻意回避这个问题，但综合各方面的记载，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1947年3月24日，陈仪向国民党中央报告“二二八”事件情形：“台北市俭(28)东(1)两日客籍公教人员初步调查被毒打受伤者 866 人，立毙命者 33 人，失踪者 7 人。”^②

3月30日，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提出：28日“暴徒如中疯狂，恣情肆虐，竟高呼‘打死中国人’之口号，于是无论通衢僻巷，公私场所，瞥见外省人，即行狙击凌辱。……台北市外省人之惨遭伤亡者，详数待查，但当在千人左右”。“波及全省，捣毁机关，冲入住宅，殴打外省籍人，不论路上车上，到处打人劫物”。^③胡允恭如是说：“人民无分老幼，大约有 10000 余人站在马路和路口，遇见外省人，不分老幼男女，一律殴打，暴风雨笼罩着整个台北。凡是出街的外省人，自各地乘火车汽车来到台北的外省人，均很少幸免不挨到的。28日上午，外省人被打伤或

① 赖泽涵、马若孟、魏尊著《悲剧性的开端——台湾二二八事变》，罗路伽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3，第 27~28 页。2000 年 9 月，在南京参加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之际，笔者请教赖泽涵、魏尊，赖先生认为“二二八事件”的伤亡人数很难搞清楚，魏先生则强调海峡两岸的文化冲突使“二二八”不可避免。

② 《陈仪报告二二八事件情形致吴鼎昌等电》，《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第 796 页。

③ 《台湾省二二八事件调查报告纪要》，《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第 347、362 页。

打死的约数百人，马路上到处有鲜红的人血。打死‘阿山’的怒吼声，被打得半死者的惨叫声，交织在马路上。宪兵警察无人出动，一切都在愤怒之中”。“3月1日，台北市到处打人，外省人不敢出门一步。……台湾浪人乘机到外省人住宅抢东西打人，混乱了一天一夜，马路上到处有死人”。^①

陈仪鉴于驻台士兵军纪欠佳，为减轻台胞的负担，于1946年秋将岛内驻军大部调回大陆，只留下约5000士兵，分散各地，以致台湾防务极端空虚。“二二八事件”发生后，陈仪等人根本无力采取军事行动弹压群众，广大台胞轻而易举便接管了各地的政权。3月6日，“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书》亦可验证：“二二八事件的发生，在争取本省政治的改革，不是要排斥外省同胞。……至于二二八那天有一部分外省同胞被殴打，这是出于一时误会，我们觉得很痛心。……今后绝对不再发生这种事情”。^②

对于部分台胞盲目殴打大陆籍同胞，一些明辨是非的台胞坚决反对。3月初，台湾民主联盟发表《二二八事件告台胞书》：“我们可不要再乱打外省中下级政府人员和商民，他们和我们同一受政治腐败的痛苦，他们和我们一样同一国民，同一汉族同胞，现在我们要分别，请我们台湾建设的好人，我们要保护他；残害我们的恶虫，要驱除他。我们不要好坏不分，这是不好的。……停止殴打无辜外省同胞。”^③

绝大部分台胞是善良的。他们看到被穷追猛打、孤立无助的大陆籍同胞，怜悯之情油然而生，多能施以援手。若干年后，被救的大陆籍同胞记忆犹新。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也不否认“台民

① 张琴撰《台湾真像》，《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第153～154页。

② 《二二八处委会告全国同胞书》，《二二八事件资料集》，第269页。

③ 《台湾民主同盟二二八事件告台胞书》，《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第229页。

之间,救护藏匿外省籍人员者,在在皆是”。^①如果不是许多善良台胞的救助,不知要有多少大陆籍军公教人员命丧黄泉。

对“二二八事件”中大陆籍民众的伤亡人数,当时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的调查统计不太可能存在故意缩小的成分,而当时大陆籍军公教人员约3万人,主要居住在城市,且居住相对集中,伤亡多在事件发生时前几天,亦难以过分夸大伤亡人数。比较各方的统计与研究成果,笔者推测,大陆籍军公教人员死约200人,伤约800人。整个事件中,大陆籍军公教人员伤亡当在1000人左右。

三 台湾本省籍民众伤亡人数

1947年初,台湾约650万人口,约100万人居住在城市。“二二八”期间,广大农民基本上未参与事件。主要是返乡的台籍日本退伍军人不满生活困顿,起而举事。台湾精英在混乱时期,组织机构,维持地方。根据各方不带偏激的统计和严谨的研究成果,可以取得基本一致的看法,除台北市、基隆市、嘉义市、高雄市外,其他县市台籍同胞的伤亡人数总计当不超过1000人。笔者现就四个地区的伤亡人数再作推测。

(一) 台北市

1. 3月8日之前台胞的死伤人数

1947年3月5日,旅沪台湾各团体为“二二八”惨案告全国同胞:“2月28日台北专卖局武装军警,因在市内检查‘非专卖’香烟,非法拘捕小贩,并开枪击杀平民二人,激起群众向长官公署请愿,复被卫队用机枪扫射,民众逃散之余,更遭无情追

^① 《台湾省二二八事件调查报告纪要》,《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第362页。

杀，渲成普遍之官民冲突，流血惨剧延续数十小时，风潮蔓延全岛，死伤人数达三四千人之多。”^① 其时，海内外许多传媒均有这样的报道。

笔者比较各方统计，可以肯定，在3月9日国民党援军开到台北之前，台胞的伤亡人数很少，不会超过百人。所谓“死伤人数三四千人之多”的说法并不准确。3月7日“处委会”的声明可以佐证：“28日台北市全市即全体罢市……转向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于吵闹间，公署楼上之士兵竟用机枪扫射民众，因此民众死伤数名……在焚烧之时，武装警察及军队赶至，机枪射杀民众为数不少。又翌3月1日，在铁路管理委员会前（即北门町附近）猬集之民众被军队机枪扫射以至死伤者数十名，此消息一经传出，全省各地民情顿起激变。”^②

2. 3月8日后的伤亡人数

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描述：8日夜，暴徒“向警备总部、长官公署、警务处、台北市警察局、警察大队南区宪兵队等处袭击，经军宪击退，彻夜枪声，全市形同战时前线”。9日，“暴徒400余围攻水遘町电台……经派队驰援，于后4时将其击退，计毙暴徒3名，俘13名。……21团于圆山附近擒暴徒20余，同时据报暴徒企图毁坏台北市自来水总设备，以绝水源，并唆使高山人民由新店方面进袭市区，企图攻陷公署，俘质全部公教人员……警备总部为维护治安，不得不实施紧急措施……强力继续搜索匪类，镇压乱党，全市人心乃告安定”。^③

杨亮功、何汉文描述：“10日，国军第21师陆续开到，军

① 《旅沪台湾各团体为二二八惨案告全国同胞书》，《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第754页。

② 《处委会阐明事件真相向中外广播处理大纲》，《二二八事件资料集》，第272~273页。

③ 《台湾省二二八事件调查报告纪要》，《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第348~349页。

警开始彻底搜索。10日,长官公署下令解散各地处理委员会。于是台北自二二八爆发之暴动事件渐趋稳定。……至人民之损失,据查仅死伤52人……然实际上或因参加暴动或为误毆杀而死伤者当远在统计数字之上也。”^①

林木顺认为:“据私人估计,只台北市被杀的约有2000余人,被捕的也有千余人,大半都被惨杀以后抛弃于淡水河里,以致黄色的河水变了红色,一个一个的尸体浮上水面,其惨状使人掩面不敢正视。”^②

唐贤龙描述:“戒严令没有解除,有好些台籍学生,自从听到陈长官之广播后,便纷纷到学校去上课,因而被戒严之士兵误击身死者甚多。尚有很多送牛奶的、卖报的、送电信的、贩卖蔬菜的、拉黄包车的台湾人,因为不懂戒严令的规定,因为彼此语言的不通,致被哨兵误击而死伤者亦甚众。而有少数心存报复的军警,更以射击人命为儿戏,有时将本来是很善良的台湾人,也当成‘暴徒’来处决,任意予以击毙。我在某一个树林子里面,便曾亲眼看到有些穿黑衣服的警察互以手势作暗语,表示比赛打死人的多寡。但大多数的外省人,自从国军开到以后,很少有对台湾人采报复的行动。”^③

因在台北并未发生大规模的战斗,仅有几次小规模武装冲突,时间亦短暂,直接与国民党军队武装斗争的台胞当不会超过千人。国民党军队残酷杀害参加“二二八事件”的领导人物、部分参加斗争的群众,以及误杀等,笔者推测台胞的伤亡人数当不超过1000人。

① 《杨亮功、何汉文关于台湾二二八事件调查报告及善后办法建议案》,《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第265~266页。

② 林木顺编《台湾二月革命》,《二二八事件资料集》,第127页。

③ 唐贤龙撰《台湾事变内幕记》,《二二八事件资料集》,第96~97页。

(二) 基隆市

林木顺认为：在基隆，“从3月1日到3日，市内及四郊，民众与宪警军队的冲突，时有所闻。……有一群码头工人袭击第十四号码头军用仓库，但被武装部队击退，死伤多人，均被投入海中。……8日下午3时许，闽台监察使在宪兵第四团两营保卫之下，到达基隆，即下令要塞司令部与宪兵夹攻市民，杀死许许多多的市民，老幼男妇都有，直到晚上10时，抗战民众被杀光了。……9日，由沪开来的第21师也已抵达，登岸时又开始大杀一阵”^①。

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称基隆“死伤甚众，详情待查”^②。

杨亮功、何汉文描述：“2月28日晚……进攻警察局等机关。经宪警及要塞司令部派出队伍开枪弹压始行驱散。当晚即宣布临时戒严，以后情形略见平靖。……8日下午2时，暴徒伍、陆拾人（袭击）欲冲入基隆要塞司令部，经守兵开枪迎击，死10余人，始行溃退。……逮捕嫌疑人犯90余人，搜获拟炸毁码头阻止国军登陆之炸药200余箱。于是事变始告平定。据基隆市政府及要塞司令部之报告，共计死伤军警及公务人员153人……民众及暴徒死伤103人。”^③

当时为国民党21军副官处长的何聘儒回忆：“3月8日午前，438团乘船开进基隆港，尚未靠岸时，即遭到岸上群众的怒吼反抗。但该团在基隆要塞部队的配合下，立刻架起机枪向岸上群众乱扫，很多人被打得头破腿断，肝肠满地，甚至孕妇、小孩亦不幸免。……主力迅即向台北推进，沿途见到人多的地方，即

① 《台湾二月革命》，《二二八事件资料集》，第129页。

② 《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编制二二八事件各县市暴动情形简表》，《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第214页。

③ 《杨亮功、何汉文关于台湾二二八事件调查报告及善后办法建议案》，《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第266页。

疯狂地进行扫射，真像疯狗乱咬。……（在嘉义）向四周武装的人民进行大屠杀，当场死伤数以千计。……在沿途，对于因问询语言隔阂，摇头摆手的无辜群众，亦予枪杀不少。……自3月8日21军146师到台开始‘平乱’以后给台湾人民带来了无穷灾难。各部队每天都听说有‘战果’报到军部，但从未看到俘获一人缴获一枪。由此可以推想其所谓战果，实即血腥屠杀的代名词。由于我的职务关系，没有掌握具体材料提供参考深为遗憾。”^①

在基隆的战斗为时较短，直接与国民党军队武装斗争的台胞应在千人以下。国民党军队残酷杀害参加斗争的群众，以及误杀等，笔者推测，台胞的伤亡人数当在1000人以內。

（三）嘉义市

在嘉义，台胞与国民党军队的战斗规模最大、最为激烈，因此关于台胞的死伤人数外传有几千人之多。嘉义市政府描述：“据初步统计，此次事变中公教人员及眷属外省籍者计死亡1人，受伤51人，本省籍者，计死亡2人，受伤15人，民众方面外省籍者计死亡2人，受伤2人，本省籍者计死亡46人，受伤者131人，失踪者9人，暴徒方面计死伤56人（各方统计资料不全，姑以调查所得如上数）。”^②

杨亮功、何汉文描述：“2日下午，暴民即开始煽动群众殴打外省公务员……进攻宪兵队及驻军营。5日，进攻飞机场，暴民死伤300余人。7日，暴民攻陷红毛埤空军第19军机械库……9日……始告解困。综观台省各地此次事变，除台北以外，以嘉义最为激烈。……其死伤人数除战斗死伤之暴民不计

^① 何聘儒撰《蒋军镇压台湾人民纪实》，《二二八事件资料集》，第191-194页。

^② 《嘉义市三二事件报告书》，《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第442页。

外，据市政府报告，计死伤人民 188 人，公务员 69 名，正式枪决之暴动人犯计有陈复志等 20 名。”^①

台湾“二二八事件”专家许雪姬经多年研究，认为：“受伤的公教人员则有 52 人，民众伤 2 人，数目不太大。……我们依《嘉义市民众伤亡调查表》、《嘉义市逮捕奸暴叛乱案件处理情形一览表》及口述访问记录，做初步的统计，嘉义一地有名有姓的死亡者至少 90 名，如果加上飞机场前死亡的 300 名（一说 700 名），大埔美的 32 人，再加上北港几次枪毙的 10 人，小梅皇虚宫前的 6 人，至少有 400 人死于这次事件。”^②

综合几方面的资料与研究成果，笔者推测，在嘉义，台胞的伤亡人数应不会超过 500 人。

（四）高雄市

3 月 3 日，高雄市的台胞接收武器。大陆籍公务员、军队大半避往高雄要塞司令部。3 月 6 日，民众推包括市长、议长的 7 人代表上山谈判。他们抵达要塞司令部后，涂光明要求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缴械，彭孟緝以涂光明带枪暗杀他为由，枪毙涂光明、曾丰明、范沧榕三人，派军队分三路进攻市政府、高雄第一中学，驻凤山的 21 师亦派军进攻火车站。整个军事行动在 3 月 7 日结束。其时，国民党援军尚未在高雄登陆，蒋介石以彭孟緝处置果敢升其为改组后的台湾省警备司令。

高雄市政府描述：“此次事变，赖彭司令处置神速，计划周详，伤亡得免扩大。有案可据者，计伤公教人员 31 人，死 8 人，暴徒除拘获正法者外，死亡 7 人，民众伤 54 人，死 86 人（包括

① 《杨亮功、何汉文关于台湾二二八事件调查报告及善后办法建议案》，《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第 268~269 页。

② 许雪姬撰《台湾光复初期的民变：以嘉义三二事件为例》，赖泽涵主编《台湾光复初期历史》，台湾，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3，第 201、204 页。

无知盲从之民众在内），其余不明身份者，死24人，合计死125人，伤85人。”^①

关于高雄市的伤亡人数，民间传有2000人甚至5000人之多，集中在高雄市政府、火车站、高雄第一中学。1994年，当时为高雄市立医院救护队队员的许国雄回忆：有人预估是日市府及附近约有二三百人死伤，地面积血达一厘米。第二现场是火车站，第三现场是高雄中学，三地加起来至少有1000个死伤者。^②

对此，彭孟缉持否定态度：“我们下去之后，一到了市政府，被本府内的机关枪扫射，官兵一共死伤34人……还击后也造成对方死伤100多人，当年高雄市政府二二八事件报告可以证明。至于第一中学与车站，就我所知，没有死什么人，就算有，也死的很少。因为车站关的都是外省人，当我们部队前去把他们救出来就了事。……因军队发现他们把外省人绑在第一中学的仓库，这些人摇旗子、手巾、叫嚷，所以我们一个晚上没有攻击……第二天军队才进去第一中学，收拾到他们所遗留的文件资料。”^③

因此，有必要就高雄市政府、火车站、高雄第一中学三处的伤亡人数再作一番厘清。

1. 高雄市政府

1994年，当时为台湾《新生报》记者的谢有用回忆：“当天市政府事态那么严重，也被我躲过。……在市政府守候消息的人看到军队到达，情知不妙，就开始躲，有人想跳进爱河，结果死得更冤枉……不少人想跳爱河以躲避机关枪扫射，却被卡在其中，进退不得，反成为弹靶。……3月6日到底死多少人？我没亲眼看见，实在不知道，不过市政府被三面包围，死一些人，三

① 《高雄市二二八事件报告书》，《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第491页。

② 《许国雄先生访问纪录》，许雪姬等编著《高雄市二二八相关人物访问纪录》上，台北，近代史研究所，1995，第226页。

③ 《彭孟缉先生访问纪录》，《高雄市二二八相关人物访问纪录》上，第102～104、121、125页。

块厝的旧街（即中街）也死了一些民众，火车站地下道也有死亡者。”^①

1994年，当时为国民党士兵的陈锦春回忆：“3月6日早上，上级下令，军队即从寿山攻下来。高雄市民来不及逃避，死了不少人，尤其在市政府内死得最多。……对方也没抵抗，都跑光了，所以我们还打什么？……我们看到之后就用机关枪连续扫射，所以在爱河下也死了不少人。”^②

1994年，当时为台籍退伍兵、参与市政府战斗的陈亮谷回忆：“当场被杀牺牲的，有参议员许秋棕等60人以上，尸体遍布市政府内外以及爱河里面，胜利的一方若不发表死伤数目的话，到底死了多少，无法确定。”^③

比较各方的看法，笔者估计，在高雄市政府附近伤亡的台胞应不超过200人。

2. 高雄火车站

1992年，当时10岁、随父避乱于火车站地下道的郭荣一回忆：“当时高雄火车站只有两个月台，都是想疏开的。没多久便听到上面枪声大作，有人被打死。……士兵将地下道两端堵住，地下道内的人都仆倒在地。父亲因曾上寿山要塞去卖文具，遂抬起头想要看看是否相识的兵仔，一抬头就被打了一枪……听说在地下道时，还有好几个人中枪，大概是稍微动一下便会被射杀，也有几个死了。”^④

1994年，当时在火车站前卖面包的黄再居回忆：“有许多士

① 《谢有用先生访问纪录》，《高雄市二二八相关人物访问纪录》上，第146～148页。

② 《陈锦春先生访问纪录》，《高雄市二二八相关人物访问纪录》上，第168～170页。

③ 《陈亮谷先生访问纪录》，《高雄市二二八相关人物访问纪录》上，第183页。

④ 《郭荣一先生访问纪录》，《高雄市二二八相关人物访问纪录》上，第360～361页。

兵提着机枪往火车站方向攻打过来，顿时枪声大作，此时车站内的二三百名旅客皆惊慌地跑入月台地下道躲避，我也赶紧随之跟进……被不断扫射出的子弹所伤。……后来旅客纷纷举手表示投降，射击行动才停止。但此时已有1人当场死亡，另有四伍拾人受伤。”^①

比较各方的看法，笔者估计，在火车站附近伤亡的台胞不会超过50人。

3. 高雄第一中学

1993年，当时为省立高雄第一中学校长林景元之子，该校高中一年级学生的林有义回忆：“当台北二二八风潮吹到高雄时，部分社会人士占据雄中为抗议场所，虽经家父几次以雄中为教育场所，若进行社会活动会危及学生性命的安全为由，拒绝社会人士盘据雄中校园，但社会人士仍不听劝告，执意逗留于校园之内。……3月5日……时有流弹飞窜、击破宿舍的玻璃窗，直接危及生命。”^②

1992年，当时为高雄第一中学高二学生，也是雄中学生自治会会长的方振渊回忆：“当时同学们都集中在雄中，多少有以雄中为总部的味道。虽然社会人士去的不少，但仍以学生为主。……这一段时间，我都留在学校，没有回家。……和军队对峙时，是那些阿山兵没胆，不敢攻过来，士兵是否真的有人被学生打伤或打死并不清楚。不过据我所知，雄中学生并没有牺牲多少。”^③

1992年，当时为21师独立团第七连连长的王作金回忆：

① 《黄再居先生访问纪录》，《高雄市二二八相关人物访问纪录》上，第369～370页。

② 《林有义先生访问纪录》，《高雄市二二八相关人物访问纪录》上，第379～382页。

③ 《方振渊先生访问纪录》，《高雄市二二八相关人物访问纪录》上，第401～402页。

“我们之所以先行向天空开枪，也是希望聚集在火车站前的民众散开，军队不可能无缘无故地打人，有人受伤是因发射后流弹落到了火车站前广场，自然伤及民众。……亲见大约有100多人在地下道……大概有5、6人受伤。……我们用六〇炮（口径较小），向中学打了5、6发……炮击后，对方没有反应、没有声音……军队进入高雄第一中学，并未发现伤亡情事，亦未发现到暴民，更未发现学生，据说他们早就跑了。”^①

比较各方的看法，笔者估计，在高雄第一中学伤亡的台胞不会超过10人。

当时在高雄市，一些国民党士兵私闯民宅，抢夺财物，杀害无辜百姓。还有误杀，逮捕后枪决，被捕后死于狱中，失踪等，亦不在少数。综合各方的统计及回忆，笔者推测，在“二二八事件”中，台胞伤亡当在500人以内。

（四）国民党士兵屠杀台胞的动机

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公开搜捕杀害各地如“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之类组织的领导人物，主要是省参议员、县市参议员、地方士绅、工商界要人、律师、教师、医生、中共地下党员等，包括杀害、逮捕、通缉，有名姓者约百人。对参加事件的群众促其“自新”，惜多不在统计之列，但在战斗、追捕等过程中，遇难台胞超过千人。

由于当时大陆籍军公教人员遭到殴打，加上部分媒体的渲染，一部分国民党士兵存在报复心理。胡允恭指出：“士兵看到台湾人的怪装束，不要问话，即开枪射杀。遇到外省人则不加盘问。……士兵们说：台湾人不承认是中国人，他们打死中国人太多了，上头准许我们来杀他们，这几天杀得真痛快！还得再杀，

① 《王作金先生访问纪录》，许雪姬等编著《高雄市二二八相关人物访问纪录》下，台北，近代史研究所，1995，第252-254页。

杀光了,看他们还能造反不成?”^①

1947年3月10日,蒋介石公开表态:“本人并已致电留台军政人员,静候中央处理,不得采取报复行动,以期全台同胞亲爱团结,互助合作。”^②同日,陈仪闻国民党士兵滥杀无辜群众的行为,速令柯远芬:“据报本日上午已有好几起士兵凌辱及殴打台湾人事件,现在收揽民心,最为急务。希即遍令军宪,不得随意伤害台人,悉意保护善良民众。各部队排连长以上人员,不断四出巡视,制止并晓喻士兵不得再有此种行为。”^③3月16日,陈仪告驻台全体官兵:“本省和外省人都是黄帝子孙,都是中华民国的同胞,我们都应该互相爱护,精诚团结。我们驻台各官兵,无论何时,不许有任何侮辱本省同胞,或稍怀报复的意图……绝对禁止官兵藉端抢掠,以及枪杀良民,违者讯明枪决。”^④虽然陈仪等人一再严令士兵勿存报复心理,要以德报怨,但一部分士兵置若罔闻。

由于语言不通,心存戒备与仇视心理,国民党士兵误杀了不少根本未参加“二二八事件”的台胞。王康在台北目睹国民党士兵枪杀无辜,就此责问军官。其回答:“援军到达时,还有暴民开枪抵抗,军队不能不采取战地措施,士兵发现前面有人,问口令不答,或答得不对,士兵就要开枪。……有的本省青年或中年人不懂战地规范,不懂国语,士兵不懂闽南语,士兵问口令,行人听不懂,还要继续前行,士兵除开枪外,别无选择。”^⑤前面引用的部分史料均提及这一问题,在此不再一一列举。当然,国

① 张琴撰《台湾真像》,《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第160~161页。

② 《蒋介石关于台湾事件报告词》,《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第675页。

③ 《陈仪致柯远芬》,许雪姬等编著《高雄市二二八相关人物访问纪录》中,台北,近代史研究所,1995,第238页。

④ 《告驻台全体官兵书》,《二二八事件资料集》,第342页。

⑤ 王康撰《二二八事变亲历记》,《二二八事件——台湾人的噩梦》,第330~331页。

民党士兵也非见到台胞就杀。吴浊流指出：“在二二八事件中，没听说过有女人被打死的。”^① 笔者无法逐一考证，但就接触到的史料，遇难的台胞几乎全是壮年男子。

四 最终的伤亡人数

因对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统计的怀疑，如何确定台胞最终的伤亡数字，是一个绝大的难题。许多估计的数字也难以令人信服。一些学者曾试图通过当时官方的人口统计来确定台胞的伤亡人数，因台湾光复初期，近20万台胞返籍，人口统计难以保证其绝对准确性，何况事件发生后，数千台胞撤离台岛，或隐姓埋名，对1947的人口出生率的想法也不一致。因此，试图透过人口统计的资料来推测台胞的伤亡人数十分困难。有的学者试图通过食盐、粮食等的消费量的变化来估测人口数量的变化，若台胞死伤几十万或上百万，或许能从食盐、粮食使用降低来显示，问题是若食盐、粮食消费量变化在3%以内，且当时物价涨幅较大，囤积居奇的现象比比皆是，以食盐、粮食消费量的变化来推测伤亡台胞误差太大。有的学者认为，在“二二八事件”中，遇难的台胞可能只有几百人，但在之后的清乡过程中，国民党士兵滥杀无辜，台胞死伤约有几千人，至5月中旬魏道明出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后，屠杀才渐趋停止。即国民党士兵杀害台胞，起于2月28日，至5月底结束。

1947年3月，台湾约有650万人口，其中城市人口约100万，因“二二八事件”主要发生在城市，除近百人属领导人物外，参加附从者主要是返台失业的台籍日本兵、学生、社会闲散人员等，而有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发生在台北、基隆、嘉义、高雄几座大城市。遇难的台胞年龄一般在20~40岁之间，去掉老

^① 吴浊流著《无花果》，台湾，前卫出版社，1988，第223页。

人、儿童、妇女,还有无数的旁观者,直接参与武装斗争的台胞可能在1万人左右。杨亮功、何汉文估计,“总观全台当事变高潮时,各地盲从附加者当不下5、6万人。然直接与国军对垒,公然暴动者则又仅数千人而已”^①。如果有1万以上的壮年男子被杀,很可能是家家死人,这几座城市的人口出生率也将大为下降,问题是这样的后果并没有出现。1992年,台“警务处”向“卫生署”索取1945~1947年的全省人口死亡统计表,发现1947年每月平均死亡人数在18000余人,并没有比往年有特别增加的情形^②。

受到所处环境的限制,对史料真伪、可信度的判断,对各种民间回忆、传闻的接收程度,学术功力、理论素养、方法论等的影响,即使用以上相同的史料,也可能得出相差很大的数字。显然,任何人无法,也不可能得出一个确凿无疑的伤亡数字。只有让伤亡的台胞站出来作证,否则这样的争论永无尽头。

1992年,台湾当局着手赔偿遇难台胞的损失。至1995年1月底,“二二八事件”受难者家属或本人申请登记,“共有1382人,包括曾被判刑入狱而目前仍在世的41件与受伤尚存的5件,在户籍资料登记死亡失踪者有1336人。以行政区划分,台北市有180人,高雄市有147人,台湾省则有1055人”^③。“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规定:“失踪和死亡者可获得600万元补偿,被关超过20年者可获得500万元,其他因伤残或名誉受损者都可获得补偿”^④。至1999年10月,“财团法人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受理二二八事件补偿案件的申请已经截止。4年内该基

① 《杨亮功、何汉文关于台湾二二八事件调查报告及善后办法建议案》,《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第284页。

② 1992年2月28日《中国时报》。

③ 1995年2月28日《中国时报》。台北市、高雄市属“院辖市”,不在台湾省统计范围内。

④ 1998年2月28日《中国时报》。

基金会共受理申请的补偿案件 2094 件，核发补偿金额 61.44 亿元。……该基金会执行长郑贵厦表示，在 4 年期间内，基金会已核准发放的补偿案件共有 1832 件，日前尚有 262 件尚未审查。内政部公布自 81 年 7 月起，至 84 年 6 月止，在各户政事务年受理二二八事件受难者家属的登记，共登记有 1542 位受难者，其登记人数和基金会核准的补偿案件的数目并未有很大的差距”^①。

由于申请赔偿的案件与一些估测的“二二八”伤亡人数相差太大，岛内即有人认为，关键在于相当一部分受难者家属拒绝申请赔偿。有鉴于此，一些社会团体呼吁，凡尚未申请赔偿的受难者家属应尽快站出来，主动申请赔偿，早日使“二二八事件”彻底大白于天下，让受难者冤屈得以昭雪。至 2001 年 5 月 31 日，台“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至今共受理 2129 件，其中已审定 2085 件，成立补偿的案件为 1765 件，不成立者为 320 件。同日，台“立法院”审查通过《二二八事件处理及补偿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将原本 2001 年 10 月 6 日再度届满的申请补偿期限，再予延长 2 年，且此一期限未来届满后，若仍有受难者因故未及申请补偿金，得再延长 2 年^②。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二二八事件”中，台胞伤亡人数在 2000 人以上，尚有一部分民众未能申请赔偿，可能有这几方面的因素：一部分台胞全家被杀，其亲朋好友无法提出足够的证据为国民党士兵杀害；一部分受难者家属拒绝接受赔偿，不愿公布亲属受难真相；一部分台胞逃离台湾，迁居大陆，迄今无法回台湾申请赔偿；一部分受伤的大陆籍同胞回到大陆，已不在人世，其亲朋好友对赔偿一事并不知晓；等等。不过，就笔者对“二二八事件”史料的多年爬梳，及与一些当事人的接触，国民党士兵几乎不可能枪杀台胞全家。而 1980 年代以来，受难者家

① 1999 年 12 月 11 日《中国时报》。

② 2001 年 6 月 1 日《中国时报》。

属数番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台湾当局平反“二二八事件”，其亲属在“二二八”中受难而又不愿公开者实在为数不多。

结合史料与各方的估计及研究，笔者推测在“二二八事件”中，台胞伤亡在4000人左右，加上大陆籍同胞伤亡约1000人，总计共有约5000人伤亡。